



COLLECTIONS

收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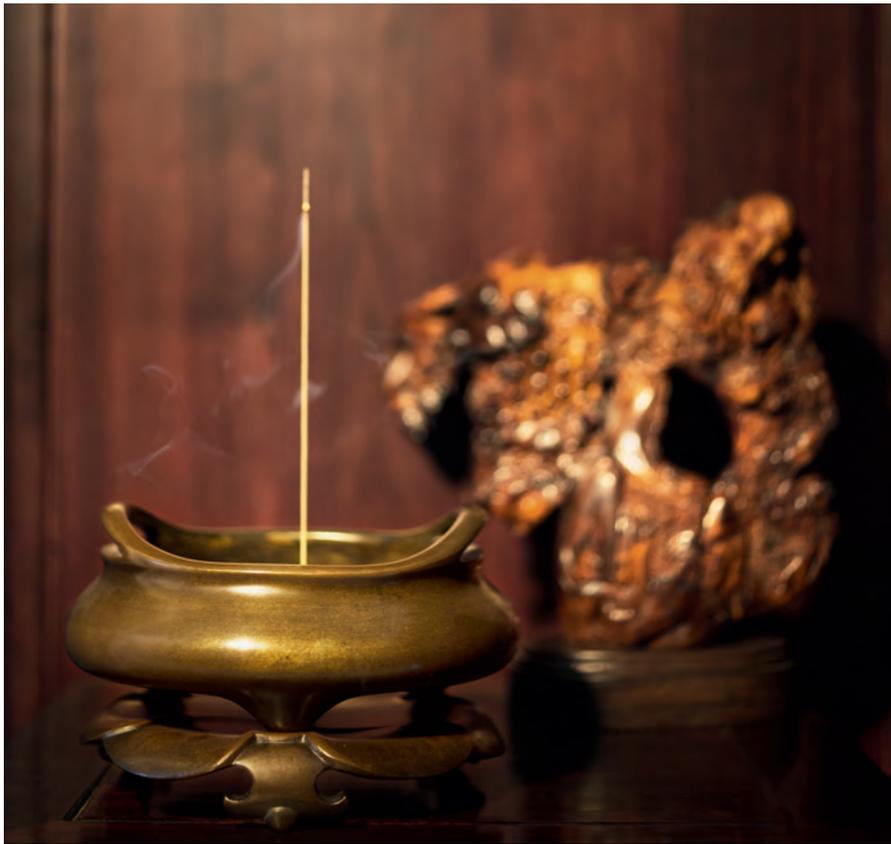
# 铜炉

当青铜器的光芒褪去，另一种铜器文化在明代异军突起。宣德炉，这种被誉为「明代文玩之首」的铜器开始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文人香道用具跃上历史舞台。西方人视此为中国铜器文化的文艺复兴，而中国人自己却似乎早已忘记了这种玩香品炉的雅致生活。

撰文：王俊鹤  
摄影：刘翔



图为陈巧生重新设计的一具熏炉。



图为陈巧生仿铸的一具桥耳炉，为宣德炉中常见的款式。取意东汉明帝刘庄请恩师桓荣讲经，众士子环坐如拱桥，环桥听经之典故。

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，暹罗国使者为贫铜的大明送来了数万斤风磨铜，也就是黄铜。当时云南的铜矿尚未开采，金灿灿的大量黄铜让朱瞻基极为欣喜。他命人将这数万斤风磨铜化为铜水，重新铸造成一万八千多件传统礼器，其中包含有三千件香炉（一说为五千件）。这些香炉也就是为后世收藏家心心念念的宣德炉。

在朱瞻基的亲自参与设计下，宣德炉以其臻于完美的造型与皮色，成为一种足以垂范后世的铜炉，五百多年来引得匠人争相模仿，以至于“宣德炉”几乎成为铜炉的代名词，不管哪个朝代制作的铜炉，都愿意称自己为“宣德炉”。

虽然陈巧生仿铸的就是历史上的宣德炉，但他却不敢掠美，还是给自己的铜炉起了一个全新的名字——巧生炉。如今他所铸造的铜炉也已经得到古玩界和收藏界的肯定，马未都甚至不吝赞道：“古有宣德炉，今有巧生炉。”问及铜炉铸

造的秘密，陈巧生说：“要做好铜炉，就要了解古代的文化，要穿越到那个时代里去，不仅要在其中思考，更要在其中生活。”也许是受陈巧生的影响，他21岁的二儿子陈冠丞活得像一位古代的书生，他喜欢弹古琴，读四书五经，还精习书法，能吟诗作赋。

自陈冠丞记事起，陈巧生就开始废寝忘食地仿铸宣德炉，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，久而久之，陈冠丞对炉文化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：“宣德炉是一种既可以居庙堂之高，又可以处江湖之远的器物。这正如古代的文人，他们在书房内研读圣贤诗书，一心寄望‘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’。但现实未必如意，皇帝的召唤有时遥不可及。案头的铜香炉成为自己的一种隐喻：本为宏大庄严的典礼而生，却栖身于简陋的书房内。”

陈巧生虽然自称只是一个匠人，但却一直在强调铜炉所



传递出的文化，特别是文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。对宣德炉最为生动与精彩的描述，出自明末的文人冒辟疆，他说：“宣德炉最妙在色……正如女子肌肤，柔腻可掐。”金属的质感，却泛出柔腻如肌肤的光泽，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人以愉悦的审美体验。

为了达到这种细腻程度，需要对铜进行反复冶炼。据说，宣德炉在冶炼时，朱瞻基前去参观，工匠认为只要反复炼六次，铜器就自然会泛出宝光。但朱瞻基还不满足，他让工匠炼十二次，加倍提纯。如此得到的精铜，只有冶炼前的四分之一。陈巧生恪守古法，以十二炼提纯黄铜，其纯度丝毫不亚于古代。

除了精炼铜以外，宣德炉还含有金银等贵金属，这足以改变铜原有的重量与质感。历史上有传说，皇宫的佛殿失火，金银佛像全部熔毁，皇帝就下令在炼铜时把这些金银一并熔进去。这多半是后世文人所杜撰的，但如果不是宣德炉沉甸甸的分量与特殊的光泽，也不会诱发人们的这种想象。

明代以前的铜器都是青铜，容易生锈，而宣德炉因为材料的珍贵与难得，还要加上一层颜色，将其保护起来，这与给上好的家具上漆是同一道理。宣德炉的颜色有多少种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三十多种：枣红色、海棠红、茄皮紫、鲮鱼黄、棠梨色、蟹壳青等等。道法自然，古人将取诸自然界的颜色施加在冰冷的铜器上，让铜器第一次泛发出本身色彩以外的光泽。陈巧生从他做第一具炉子的时候就开始研究颜色，

他用天然的矿物、植物颜料按照一定的配比同中草药调和在一起，反复试验，目前他已经恢复了绝大部分有记载的宣德炉颜色，并且还开发出以往所没有的色泽。

巧生炉复原出了宣德炉“柔腻可掐”的艺术效果，但陈巧生对于冒辟疆的比喻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与其说宣德炉的皮色柔腻“如女子肌肤”，不如说它温润通透，犹如美玉。儒家将“君子比德于玉”，赋予仁、义、智、勇、廉等优秀品质。“精美的玉石必然需要手工的打磨和雕琢，精良的铜炉也需要经过一番打磨和养护，铜炉皮壳质感温润如玉，符合传统文人的美学标准。”古代文人对于各种器物包浆的追求，其实也正是这种审美取向的反映。

正如木刻、玉雕需日日把玩以形成包浆，铜炉也需要常年“火养”，在温火的烘烤之下，铜炉的皮壳也会慢慢发生变化，变得越来越温润，越来越耐看。这往往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。但也有收藏家以急火猛攻，以求速成。但陈巧生却不大提倡这种方法，因为一旦把握不好容易将皮壳烧坏，他更倾向于每日用沉香或檀香熏燃，日积月累，烟气熏染炉体，香油附着炉身，再经过人手盘玩，自然而然地获得温润的光泽。

宣德炉的式样多取自宋代的《宣和博古图》和汝官哥钧定等名窑瓷器。简洁的造型，高度抽象的线条，精准的几何关系，这些在宋瓷里被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美学元素，在宣德炉上也能寻见端倪。“越简洁的东西越难做。”陈冠丞带我



制作巧生炉需要先用泥沙包裹蜡模（左），然后加热使蜡模流失（中）。一般而言，铸炉所采用的失蜡法是在蜡模上进行雕刻，但也有时会会在铸好的铜炉上再做镌刻（右）。

连于一件件没有任何雕刻的巧生炉之间，“这种简约的审美是受中国人认可的，铜炉的美通过流畅的线条与韵味来体现。”

宣德炉以“耳”分款，造型的差别也在“耳”上得到充分体现，冲天耳式端庄中正，多用于祭祀；蚰（一种虫子）耳式，圆融小巧，多安置在书房；双鱼耳式，像两尾游鱼，放在卧室最为合宜；而桥耳式，灵活的曲线构筑出独有韵味的线条，多放置在课堂书塾。不过对于今人而言，这些不同的耳式，已经成为单纯的审美元素，至于铜炉置于何处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。

到了晚明，出现了一种洒金炉。它是在宣德炉上再点金，是光华内蕴的宣德炉一次华丽的转身。陈巧生也做洒金炉，他点的金是一片一片的，凑近了看，呈不规则的块状，但拉开一定距离，这些金片又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，布满了炉身。陈巧生也不排斥繁缛的雕刻，因为雕刻毕竟拓宽了铜炉的表现手段，只要图案与器物本身的器形、气质相得益彰，也不必给自己画地为牢。在镂空雕刻时，他考虑到香炉多为文人所用，所以他大多雕一些亭台楼阁、侍女花鸟。如此，当缕缕青烟从画面中升腾而起，便宛如一幅意境优美的动态画卷。

铜器的雕刻，刻刀并非施在铜上，而是蜡上。以蜂蜡塑成所需铸造器物的蜡模，雕刻成型后，其外用耐火的泥沙包裹，加热烘烤至蜡模全部熔化流失，让坚硬的泥沙层形成一个中空的外壳，往里浇注铜水，冷却后将外模敲碎，便得到一个初步成型的铜器。这种铸铜法被称为失蜡法。运用此法，再复杂的器形都有办法铸造出来。春秋战国时期那些精雕细刻的青铜器之所以可以惊艳后人，就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方法。陈巧生铸炉采用的也是失蜡法。原理看似简单，但其中却包含着极为繁复的工序，陈巧生也是试验了多年，才把这种失传已久的铸造方法重新寻找了回来。

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铜炉文化，两年前，陈巧生在苏州相城区开设了巧生炉博物馆，展示了自己收藏的明清铜炉与数百件巧生炉精品。博物馆由陈冠丞担任馆长，负责铜炉文化的整理与传播。在他们父子看来，尽管宣德炉曾经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，但铜炉文化不应该成为一种贵族文化，而应惠及每一个普通人。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，其目的也正在于此。

陈巧生说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人心却变得浮躁，点一支香，赏一具炉，可以让人很快静下心来。在香气熏染下，无论人还是炉，都仿佛回到了古代，无尘俗之扰，也无车马之喧，在人与炉中间，只有袅袅弥散开来的几缕青烟。

## 洒金炉

到了晚明，出现了一种洒金炉。它是在宣德炉上再点金，是光华内蕴的宣德炉一次华丽的转身。陈巧生也做洒金炉，他点的金是一片一片的，凑近了看，呈不规则的块状，但拉开一定距离，这些金片又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，布满了炉身。

